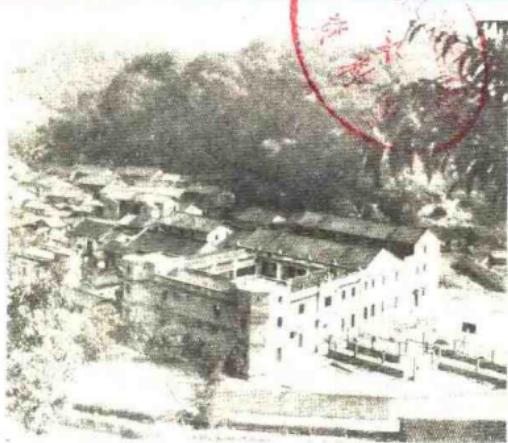


24.04

苍梧文史资料

第四辑



中国政治协商会议苍梧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编辑室编

一九八七年十月

苍梧县文史资料

第四辑

yt110/04

中国政治协商会议苍梧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编辑室编

一九八七年十月

目 录

- 苍梧概况（续前）转载《县志办》（1）
苍梧县历代行政区划考略钟家柱（6）
陈一林计杀张君嵩后的桂南局势李仲云 潘澄清（8）
高佳战斗莫虑（12）
苍梧县华侨概况县侨办黄 励整理（16）
抗战时期苍梧侨资企业县侨办黎家章（20）
不自由，毋宁死
——苏漫、罗文坤烈士传略李昭、苏德源（22）
钟 思传略韦韶生（36）
李济深先生二三事蒋鼎天供稿（41）
榕荫野人轶事陈栋新 廖炜新 收集（43）
我参加警宪特军统及改造新生的一些情况潘澄清（48）
苍梧的来历陈金源（68）
石桥仁济堂施粥赈济贫民始末潘葆芬收集（72）
罗令山于兆贤（74）
神仙迹陈栋新（77）
龙圩猪油饼潘培祺（78）
李品仙在台去世转载《团结报》（79）
封面照片李济深先生故居

苍梧概况〈续前〉

文物胜迹

歌罗城遗址 歌罗城遗址位于新地乡长盈村城山。歌罗是俚族的土音，意即我们的山城。隋时俚族领袖李世贤（即李贤）于此筑城屯兵造反，开皇十七年隋文帝遣宰相虞庆则平之。清康熙时，梧州知府陈天植游歌罗城凭吊古址，赋诗咏怀：“宦海浮沉几十年，乱余星鬓落炎边；二三官舍都依麓，百数人家半住船。村饮画图成往事，江滩游钓想先贤，吾来无补苍生甚，载石何人愿亦然。”

古城遗址直径半公里，有东西城门，残存有土城墙，城墙下护城壕和储备饮用水的明月池还隐约可见。1983年，在城山发掘一座拱形砖空墓，随葬品大部分为两耳、四耳、六耳罐，造型优美，光洁明亮，是典型的唐代瓷器。今城址已辟为荔枝园。

粤东会馆 粤东会馆位于龙圩镇的浔江畔，建于清康熙53年，乾隆52年重建。会馆由前、中、后三座主体建筑及更楼组成（更楼已毁），具有清代建筑艺术的特色。

会馆走廊内有碑刻，记有银行、布行、豆行、皮行、油行、杂货行、药材行、铁钉行、磨房行、石厂、烟丝行、铜器行、皮袋行、青药行、豆豉行等十五个行业和手工业作坊。大量的广东商船把人民需要的工业品运输到戎城集散，又把戎城盛产的稻米及其他农付产品运到广东各埠，特别是

与九江埠、甘竹尤为密切，历史上有一戎（即戎圩现龙圩）二鸟（平南大鸟现大安）三江口（桂平大湟江口）之称。是研究龙圩工商业及两广经济交流的珍贵历史资料。

李济深先生故居 李济深故居，位于大坡乡料神村，1885年李诞生于此。故居为青砖瓦房四合院，四角有炮楼，门前塘边有一八角亭，全院兼有中西建筑艺术，院后有苍翠古铁力木林，风景幽雅。

1936年，李曾与蔡廷锴、蒋光鼐等在这里开过重要会议，做民族革命同盟工作。抗战时期，李接受周恩来的建议，回家乡住在故居组织民众武装，配合地下党的游击队共同抗日，中共党员狄超白接受王若飞、董必武的指示，从重庆专程到大坡李的故居协助李搞抗日工作。李还与胡希明、李铁夫、陈残云、黄宁婴、黄庆云等一批文化人士在大坡一道工作。当时，在大坡成立“南区抗日自治委员会”。接着，中共广东省临委、东纵、中共西江临工委、郁南地方党和粤中部队还分别先后派李嘉人、唐章、李镇靖、杨基等到大坡与李共商敌后抗日大计。故居现已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。

龙岩 龙岩位于石桥圩，是石灰岩溶洞。有两洞口南北相对贯通，此洞口刻有“龙岩”两个大字，全洞长80余米，洞内最宽处约60米，地势平坦。中部有一“通天洞”，仰视可见蓝天，洞中有小渠穿洞而过，空气流畅，入洞片刻，暑气顿除，是炎夏避暑胜地。

炳蔚塔 炳蔚塔位于林水乡，全塔为青砖结构，塔身六角形，原为七层，后因雷击，顶二层已毁，现五层高34米，底宽内径4.4米，建于1824年，当时由五个乡的群众捐款建造。

古代女尸 1984年5月上旬，在新地乡上麻村杉木塘冲的半山坡上，出土一具清代女尸。女尸出土后被弃置山上，经半个多月的风吹日晒，棺木内积存的雨水浸泡着尸体。但尸体依然完好，不腐不臭，并散发出浓郁的药物芳香味。女尸体长1.45米，用白布包裹，身着粗布衫和布裙，尸体关节灵活，手指柔软，头发乌黑，皮肤已呈棕黑色。据专家分析，女尸距今已二、三百年，年龄40左右，按考古学分类属“鞣尸”的一种。该尸现由广西医学院保存。

著名人物

戴錫祿（1903—1927），别名为公，新地乡人，1925年参加共青团，1926年加入共产党，是广州农运讲习所第六届学员。学习毕业后回苍梧领导南五乡农运工作，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，领导群众实行二五减租，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斗争。1927年4月被捕入狱，在狱中经受反动派的种种威逼和利诱，他宁死不屈，是年10月被杀害于梧州云盖山。

苏曼（1914—1942），原名裕源，夏郢乡人，广东工业专科学校化学系毕业。1935年东渡日本留学，在东京加入共产党，是中华留日“学生党团”领导人，1937年返上海搞抗日救亡工作。1938年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。1939年回广东，在马坝、南雄、赣南等地办党训班，任班主任。1940年，到桂林工作，任广西省工委副书记。1942年7月9日，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，受尽反动派的种种酷刑拷打；他坚贞不屈，于12日牺牲。

黎文培（1916—1942年），女，京南乡人，是苏曼的妻子。1935年在广州洁芳中学毕业。同年与苏曼东渡日本留学，在东京参加东京党支部领导的左翼文化座谈会，从事革

命活动。1937年，回上海参加抗日救亡工作，并加入共产党。1938年，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。1939年，任广东省委妇联干事。1940年与苏曼、张海萍回桂林，任桂林市委书记、省委妇女部长等职，1942年7月9日，由于叛徒出卖被捕，12日牺牲。

李济深（1883—1959）字任潮，大坡乡人，北京陆军大学毕业，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，曾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、参谋长、师长。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。黄埔军校副校长、广东省省长，留守广州。1927年曾一度站在与人民敌对的地位，但是由于革命形势的推动和他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，终于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，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，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“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”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响应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号召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卖国政策，当桂林沦陷时，他带领一批文化人士毅然回到家乡组织“南区抗日自治委员会”，宣传组织抗日，并在家乡创办中山中学。1948年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，任主席。建国后，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。1959年在北京病逝。

谢鼎新 字仲鸣，号庆椿，大坡乡人，1924年考入肇庆讲武堂学习，毕业后参加北伐，任第四军某营排长，后升连长、副营长、十九路军某团长。1932年日寇入侵上海，在名震中外的“一二八”战役中，他是有名的健将，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，上海“八一三”战役中，他请缨率第五路军48军176师1051团及第一军1020团赴沪作战，身先士卒，亲率部队攻克谈家头，后因寡不敌众被围，经久战中弹牺牲。

士燮(?—226)字威彦,京南乡人,兄弟四人,弟士壹领合浦太守,次弟士衡领九真太守,三弟士武领南海太守,子士后领武昌太守。燮少游学洛阳,事颍川刘子奇,治《左氏春秋》,以经学鸣。汉末察孝廉,补尚书郎。复又举茂才。除巫山令,迁交趾太守。谦虚下士,中士士人避难依者以百数。嗣拜安远将军,封龙度亭侯。后归孙权,封龙编侯。黄武五年,年九十卒。有《士燮集》、《春秋经》著,今佚。后人为念燮公,于京南河畔石壁,刻有“汉士威彦先生故里”今仍清晰可见。

罗华观,夏郢乡人,金田起义前加入天地会,是联义堂骨干,他颁布“天地会檄文”,号召组织群众,响应金田起义。与(1854年清咸丰四年)陈道行、梁培友联合率领起义军攻藤县、昭平、多贤、浔阳、东安等地,1857年,与陈开联合攻克梧州城,改梧州府为“秀江府”,苍梧县改为“秀平县”。1860年,清兵团攻,罗赴浔州投陈开,改名罗禄、次年浔州陷,罗往贵县依黄忠凤。后黄忠凤被布政使刘坤一所执就义,罗华观不知所终。

邓建英,字方辅,夏郢乡人,举人,人称“粤西奇士”。曾任山西榆社县知县,时遭灾饥荒,不忍催收赋税,得罪了上司而被解职。临汾缺堤,他亲临万泉县勘察灾情,日夜在雨天里跋涉,患了疾病。之后,又出任绛州州判,由于他喜好写诗反映民情,遭上司官员憎恨,十年不得升官,最后调他到夏县,不久病逝。身后萧条,竹箱中只遗几册诗稿。他生平的著作只遗有《晋州吟》和《玉照堂诗》两本。

苍梧县历代行政区划考略

苍梧县，汉初为苍梧郡，广信、猛陵两县属地。六朝为广信、猛陵、宁新三县属地。隋开皇三年（583年）废宁新，并入广信为苍梧县。至宋废猛陵、戎城并入苍梧县。县内建制区划，无资料可考。

明：县下划分十一乡（即浔阳、东安、多贤、平政、思德、安平、吉阳、冠盖、长行、平乐、须罗等十一乡），置东安、安平、长行、罗粒四巡检司。东安巡检司驻地石桥圩，（今石桥乡），安平巡检司驻地武屯（今人和乡山心坡），长行巡检司驻月洞（今广平乡月洞村），罗粒巡检司驻罗粒寨（今新地乡）。乡下建制无考。

清：沿用明制，乾隆八年（公元1743年）废罗粒巡检司。长行巡检司迁平地市（今广平乡平地村），东安巡检司仍驻石桥圩，安平巡检司迁岭脚（今岭脚乡）。同治年间，仍置11乡，乡下设堡、闸、甲。浔阳乡分四个堡，东安乡分五堡七闸，多贤乡分六个堡，平政乡分一洲六甲，思德乡分五甲，安平乡分六甲，吉阳乡分五堡一甲，冠盖乡分五甲，长行乡分六个堡，平乐乡分一圩一洲三堡，须罗乡分三个堡。宣统年间，在城并城厢乡郭外十一乡，乡下设图、所、甲，全县编为二十五图、一所、二百五十五甲。在城四图四十甲，平政三图三十甲，多贤二图二十甲，东安二图二十甲，浔阳一图十甲，平安二图二甲，思德一图十甲，吉阳二图二十甲，平乐二图二十甲，冠盖二图二十甲，长行三图三

十甲，须罗一图十甲，梧州所五甲。

民国后，仍为在城厢及南五东六共十二个乡公所。民国二十二年（公元1933年）全县分为七区、六十九乡、七百二十一村（街），七千五百二十六甲。县治及三角嘴、长洲、旺步、扶典等为梧州区；划南五乡为戎城、冠盖两区，东北六乡为夏郢、东安、贤德、安平四区。梧州一等区辖乡镇15、153街、1768甲，戎城二等区辖乡镇8、87村街、869甲，冠盖一等区辖乡10、119村街、1205甲，安平三等区辖乡6、50村街、443甲，夏郢一等区辖乡10、113村街、1144甲，东安一等区辖乡12、117村街、1279甲。贤德二等区辖乡8、82村街、818甲。民国三十六年（公元1947年）撤区建制，全县划分为37个乡、6个镇、432村、66街、6236甲。即：忠孝乡辖13村，沙头乡辖9村，信义乡辖13村，石桥乡辖12村，旺湾乡辖10村，梨埠乡辖7村，六堡乡辖13村，山心乡辖8村，木双乡辖7村，大盈乡辖7村，扶典乡辖5村，旺甫乡辖11村，多贤乡辖16村，思委乡辖8村，狮寨乡辖12村，京南乡辖12村，长发乡辖18村，贤德乡辖19村，中和乡辖18村，大隆乡辖7村，人和乡辖18村，龙潭乡辖7村，龙华乡辖9村，民治乡辖7村，长洲乡辖3村，泗洲乡辖6村，戎城镇辖7村，吉阳乡辖16村，冠盖乡辖10村，和平乡辖10村，胜洲乡辖8村，广平乡辖17村，尚平乡辖8村，乐正乡辖7村，华里乡辖8村，旺步乡辖6村，新地乡辖16村。此建制沿用至1949年解放。（解放后建制区划待续）

钟家柱

陈一林计杀张君嵩后 的桂南局势

一、张君嵩到桂南的狂妄野心

张君嵩，字岳宗，合浦公馆人。黄埔军校一期，陆大特别班毕业、陆军中将衔。曾充任前十九路军团长，广东全省水陆缉私总处处长，兼广东财特署税警总团团长，陆军暂编第二暂八师师长、付军长，陆军第六预备师师长，中央训练团上海水产训练班主任，最后充任广东第十“清剿”区司令等职。

一九四八年六、七月间，广东湛江市的赤坎被中共海南纵队雷州支队袭占，广东绥靖公署和省保安司令部对此甚为震动，决定在湛江新建立第十清剿区。应邀在上海工作的张君嵩回粤任该清剿区司令，并委前一五八师师长邓伯涵为付司令。拨省绥靖公署警卫团的一个营（营长姓潘以下简称潘营）为其直接指挥，原在遂溪驻防的省保安第十团，团长陈一林亦划归其直接指挥。此外另决定在湛江新建立一个省保安第十七团，张已荐前预六师的团长赖道清担任团长开始组建。在张君嵩安排就绪之后，便于八月二日率领其班子骨干和潘营到黄浦港乘中字第102号大型登陆舰开往湛江，司令部设在赤坎。派邓伯涵带同中校参谋周光尧率领潘营开驻外围据点——遂溪县城。保十团照旧驻防遂溪不动，张只派前暂八师的连长韩国英到其团部作为联络付官。至于到湛江后才组建的保十七团，因兵源困难，只募得士兵六、七十人先

成立一个连，并以前暂八师的连长凌培禄为连长。张君嵩经过这一番军事部署，自以为有了反共资本，便在辖区内召开“战乱会议”，虚张声势，并于九月末旬，命令邓伯涵亲自指挥潘营和保十团向遂溪、海康之间的地区实行了两三次所谓“扫荡”。

二、张君嵩想踢开陈一林，反被陈计杀的真相

在各次军事行动的实践中，张君嵩认为保十团的战斗力差，主要原因：一是该团缺额太多，实有人数不到编制名额的半数（只有七百余名）；二是训练不够严格。张乃将上项情况向省保安司令黄振球反映，要求尽快整顿该团以利今后的军事行动云云。旋接复电是：授权他点验保十团并酌情权宜整顿。本来张君嵩为了掌握全部实力，早已想伺机踢开陈一林，荐用私人接长。于是张君嵩接到黄振球复电之后，即同邓伯涵、周光亮回赤坎研究实施方案，并考虑过会遇到风险问题，但他们信赖有一个在装备、战斗力方面都比保十团强些的潘营驻在遂溪，谅陈一林亦不敢轻举妄动，故确定在十二月某日由张、邓亲往遂溪点验陈团。张君嵩在确定前往点验的前一两日，即用电话通知了陈一林，说明奉令点验的目的是为了提高“战乱”士气，叫陈一林作好应点的准备。迨到定点之日，张又先以电话同陈联系，并将出发时间告知了陈一林，同时交代上校视察符昌光（前预六师团长）镇守司令部，并说待他们到达遂溪后即打电话回来联系，张于全部交代清楚之后，便带同武装士兵廿余名作为警卫，乘车出发，不料张等一去，久无声息，遂溪电话亦打不通，这时符昌光判断定必出事了，乃急找赖道清商策应变，迨到天黑未久，

忽有满载保十团武装官兵的大卡车数辆驶至司令部门前停下，立即向清剿司令部展开进攻，一时机枪、步枪及手榴弹声交响刷烈，鏖战至夜半四时左右，陈一林部仍未攻占得手，乃乘夜主动撤回原地。

对“清剿”总司令部未攻下，但陈一林计杀张君嵩的行动按预定计划进行。陈于接到张君嵩电知要来点验之时，自己心中有数，熟察了张君嵩的阴谋诡计，马上召集手下亲信开秘密会议，商定对付计策。乃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先发制人，首要干掉最大障碍的潘营，继而杀掉张君嵩等狗党，最后摧毁赤坎的“清剿”司令部，方案既定，乃立即行动。

陈一林利用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中盛行的，每逢被点验时就向友邻部队互相狼狈借兵顶替空名应点的恶习，亲向潘营长面商借兵，除必要的留守兵外，全部暂借应点。又说只借徒手兵不须带同武器，因为彼此的装备不同，如果带同武器会露马脚，潘碍于情面，答应了陈的要求。陈与潘接洽妥当后，回到团部，就将张君嵩派驻团部的联络参谋韩国英秘密囚禁起来。翌晨（即点验之日），陈一林见自己手下的人已按照既定计划准备就绪，潘营士兵经已带走，就打电话给张君嵩连系，假意表示欢迎，从而可知其由赤坎出发前来的时间，以便分别动手。陈即亲邀潘营长个人同他往团部附近的茶楼饮茶吃早点，嗣见时间已到计划统一行动的时候了，乃对潘营长说：“时间不早我们走吧！”陈即起身去付茶账，潘则慢步走下楼梯，陈匆匆付完茶账后便快步赶上潘的身后，拔出手枪，对准潘的后心扣动板机，潘即应声倒毙。这一枪声，是起义的统一讯号，所以此一枪声打响，借用潘营士兵就立即变成俘虏，潘营的留守官兵也措手不及被缴械、械制服，韩国英亦被干掉。同时控制遂溪县城电话及路上交

通，宣布戒严，来往行人许进不许出，陈一林就在团部附近的适当地点，隐伏数挺机枪等待张君嵩、邓伯涵等到来送死。正在途中的张君嵩、邓伯涵、周光尧等对遂溪发生的急剧变化全不知情，长驱直达遂溪县城，刚一下车，尚密集一处行动之际，即被陈一林的预伏机枪对准扫射，张君嵩、邓伯涵、周光尧及共随从员兵全部应声倒地，无一幸免。以上事实说明，陈一林计杀张君嵩成功，不仅有其巧妙独到本领，而且反映着他抱有无限果敢和正确进步的愿望，在起义之后立即主动与中共海南纵队在雷州半岛的部队靠拢，行动磊落、思想进步、殊堪敬佩。对人民革命事业特别是桂南局势急剧转向有利于解放的发展，是与陈一林的起义是分不开的。

三、陈一林起义后的桂南局势

在广西桂南本来早有革命力量和民主活动，如在容县、北流一带，民主人士黄末若就常在那里进行活动，我于四八年秋至同年底到达玉林地区担任军统组长时，接到过外县通讯员黄应星、周礼贤等报查这类情报不少，特别是博白县的通讯员周宗福，在四八年九、十月间连报博白的革命活动更为深入普遍，说经常有共产党人于入夜之后即到穷苦民户宣传，并以银洋物品等给予救济，老百姓受到感动，抗征抗粮之事已有出现；并据报过该县龙潭区公所逮捕了一个共产党宣传队长陈一萍，嗣后追解到玉林专员公署被专员漆道徵杀害。压力重则反抗力生，正在此时，陈一林便倒戈起义，在陈起义成功之后，玉林地区，大为震动，风声鹤泪，不论城乡到处传说共产党就快到来。漆道徵急电向省求援，旋有省保五团调下布防，各级反动统治机构始稍安定，但四乡情况仍日益紧

（下转第15页）

高 佳 战 斗

莫 虑

一九五〇年十一月间，一些被我剿匪部队打散后而潜伏下来的土匪，“国民党反共救国军一七三师师长胡思龙、四十八军少校参谋全仲儒等，召集匪连长以上骨干在苍藤交界的高佳村开会，妄图在我县原贤德区的大隆、中和、人和等地再次进行暴动破坏，死心塌地要与人民为敌到底。此时，他们的活动甚为猖狂，对大隆乡人民政府进行了冲击，将所有的文件、日常用品、炊具全部烧毁、砸烂，把抢来的谷担去变换猪肉、鸡、鸭等物；大吃大喝。在乡政府的墙壁上写下极端反动的标语：“杀朱除毛……”还把大隆乡人民政府的“人”字改为“国”字，变成了“大隆乡国民政府”。同时还向群众进行恫吓，弄得鸡犬不宁。

为了保护大隆乡人民群众及乡长戴澄海同志的安全，以及开展减租退押，剿匪反霸工作的顺利进行，贤德武工队奉命开赴大隆乡执行任务。到大隆乡的第二天，据群众报讯：

“昨晚（1950年11月22晚）十二时左右，有匪从藤县那边过来高佳。有三枝有脚的枪放在屋门口，有几个土匪身上挂着不长不短而有弹夹的枪，在村上走来走去，另外还有长枪十多枝，各众匪拿着分散站在屋的四周。几个插有短枪的土匪坐在屋的中厅好像在议论什么似的，大约是七十多人左右”。我们把反映的事实进行了分析，猜测有脚的枪看来是轻机枪，挂在身上的少不了是冲锋枪，十多支可能是七九步枪，插短枪的必定是土匪头目，可能是开会研究破坏活动有关问

题。高佳村是我县与藤县交界的一个村庄，隔一条岭就是藤县所属的鸡胫村，四面是高山峻岭，林木丛生，过去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，易守易退，打起来对他们非常有利，一是疏散入山，待机再起；二是潜入藤县山区暂避锋芒。这里有一条路直通藤县的鸡胫村，是匪“国防部反共救国军”四十八军一七三师师长胡思龙残部经常经过的通道，如果我们采取硬打，他们必疏散入山或逃窜藤县边界森林中，达不到消灭他们的目的。我们按照解放军四六二团团长初光及贤德区区委书记廖辽的指示：“战前要发扬民主，提出制敌取胜的方案，战斗中绝对服从指挥，战后评战功”。我按指示组织了班长和大隆乡乡长戴澄藻等共同讨论，大家献计献策，充分发扬民主。后决定由第一班班长共产党员沈元义带第一、第二班战士和大隆乡部份精干有作战经验的民兵，共计三十多人，配备轻机一挺，秘密开往高佳与藤县边界往鸡胫的路上埋伏，等待土匪过来时，采取突然袭击。由我带领胆大、善战多谋的二班长欧荫和（当时是共青团员，听说由部队转业后任贺县公安局局长）与武工队员祝彬宏等六人负责主攻，向大隆牛母界冈直插高佳村后山屋背。乡长戴澄藻带莫远荣等几个民兵在夏糯村外的古庙截其后退之路，形成前攻后堵关门打狗的格局，突如其来三面同时向匪窝所在地开枪扫射，留出通往藤县的路让土匪撤退。由沈元义带领的队伍以轻机枪，步枪并举的火力向土匪猛打，要求在夹谷路上彻底消灭这帮土匪。

我们按照讨论时作出的决定，赶赴岗位，我带的六名同志，爬山较多，路途难走，赶到离高佳后背山五百米时，被匪站岗的哨兵发觉，开枪向我们射击，连打十多发，子弹从我们头顶左右飞过，我们根本不理他，为了执行任务，加快步

伐直奔其山峰。土匪头目闻了枪声，也迅速集中匪众登山，以轻机枪的火力向我们扫射。当走到离匪机枪阵地约二百米的小山顶时，我们被他们的火力网封锁得不能再前进了，在这严重关头，我们还是不还一枪。因当时我们没有穿军装，只着便衣，土匪们就误认我们是大隆乡的民兵，不敢开枪和他们对打，其实我们是不愿意浪费弹药。于是一些土匪们便大声叫喊：“不要怕，他们是大隆的民兵，打死他，一个不留”。枪声一阵接一阵紧张，我估计他们会向我们冲锋，我叫大家拿出手榴弹把弹盖打开放在身旁，如果他们敢冲过来，我们只有拼到底，就在这山头上打出个威风来。待我看清楚他们的火力点后再作进攻，正在这时，埋伏在对面山的班长沈元义，怕我七人寡不敌众，恐怕受意外的损失，便大声用北方话（因他是山东人）喊：“老莫队长，要小心，土匪五十多人登山了，顶住他，我们去增援你”。这一喊反而糟了，暴露了我们的目标，使土匪知道有埋伏，更明确了我们是深入匪窝剿匪的主力——贤德武工队。匪不敢习惯性地再向藤县撤退，而以更猛的火力，轻机、步枪、冲锋机一齐向我们扫射。此时，我只得将计就计，把头上戴的八角帽脱下来，顶在木棍上略插高一些，有意使匪发现目标，吸引他们的火力，转移他们向八角帽射击。果真如此，顿时，枪声不断，喝声震天，八角帽附近的草木被打得如同刀割，泥土纷飞，我在另一处看准了轻机位置：一挺在坟顶，左右坟手各一挺。我即命令队员集中火刀，先干掉坟顶的那一挺，继打左的，再打右的，干掉一挺，再打另一挺，不要分散火力。各人子弹上膛瞄准了，喊一声“打”，六枝步枪，加上我一枝快制包鱼驳壳枪，同时向坟顶的目标——轻机阵地打去，一轮枪声，坟顶的轻机哑了，接着又打左边坟手的